

論范成大使金路途的心境變化

——以《北征小集》為中心

吳 潔 盈^{*}

提 要

范成大（1126-1193）所作使金組詩，乃感於家國淪亡而憤慨惋嘆，雖是南宋使金詩常見的內容、題材，但值得注意的，是范成大作為一典型的「愛國士人」在使金途中的心理變化，足可讓吾輩對范成大的愛國情懷與抗金意識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他從出使金國沿途聞見出發，採用紀行詩的寫法，在以渡淮為始至抵達會同館的 30 天內，作七言絕句 72 首。而他完成使命後南返，並沒有留下任何詩作、記錄。其後，他將使金組詩結集，按照寫作時間、使金路線編排，名其為「北征」，似乎又能約略指出他對於此趟出使過程的態度。《北征小集》主要以自然山川如〈汴河〉、〈金水河〉、〈太行〉，以及人造建築如〈虞姬墓〉、〈護龍河〉、〈宜春苑〉等地理景觀為題，表面上是以不帶情感的客觀態度為詩作命

本文 105.02.16 收稿，105.12.23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四年級。

名，然見其內容多與遺跡、遺民相關，實有其寓意。這項特質在其渡過淮河，經行北宋故京開封，而至宋遼邊境的白溝以前，尤其明顯。在渡越白溝以後，故國遺跡已不復見，遂以他國風土人物等為主。據此，本文以為，范成大使金詩中之風物變化，實繫於空間變化；而風物、空間之變化，正是促動其心境變化之觸媒。

關鍵詞：范成大、使金絕句、北征小集

A Study on Fan Chengda's Psychological Changes during the Journey to Jin Court as Diplomatic Envoy: Focusing on *Bei Zheng Xiao Ji*

Goh Kit-ing^{*}

Abstract

The poems on diplomatic mission to Jin Court by Fan Chengda, is a series of patriotic poems written due to the downfall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critical situation of Southern Song. Although the theme of these works are commonly seen,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Fan Chengda's psychological flow and changes may provide an intimate look into his patriotic feelings. Serving as a diplomatic envoy to enemy country Jin, Fan Chengda wrote 72 poems along his 30 days' journey to the north, starting from Huai River to Huitong Guan. Later, he compiled these poems and named the book 'Bei Zheng Xiao Ji' (Expedition to the North), thus reveal 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Jin Court. Most of the pieces written are named based on the nature landscapes, historic sites

^{*}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buildings he saw en route, such as River Bian, Tomb of Yuji, Yichun Garden and etc. Before he reached Bai Gou, which previously was the border of Northern Song and Liao, the title and content of his works are mainly relevant to adherents and remains of Northern Song. After he left Bai Gou, foreign culture, customs, and features became his main concern. Last but not least,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changes of spaces and places that Fan Chengda represented can be linked to the changes of his feelings and mood.

Keywords: Fan Chengda, Poems on Diplomatic Envoy, Jin Court, Expedition to the North (*Bei Zheng Xiao Ji*)

論范成大使金路途的心境變化

——以《北征小集》為中心

吳 潔 盈

一、前言

感於家國淪亡而憤慨惋嘆，乃南宋使金詩常見的內容、題材，范成大（1126-1193）所作使金組詩，亦屬此列。值得注意的是，他從乾道六年（1170）時出使金國的沿途所聞所見出發，特意採用紀行詩寫法，在以渡淮為始至抵達會同館的30天內，作七言絕句72首。在創作組詩的同時，復撰日記《攬轡錄》，取陳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¹一意。此錄雖已散佚，但就其殘文所記，仍可顯見其嚴謹的實錄精神。范成大完成使命以後南返，並沒有留下任何詩作甚至是記錄，之後將使金組詩結集，按照寫作時間、行經路線編排，名之為「北征」，似乎又能約略指出他對於此趟出使過程的態度。

《北征小集》主要以山川如汴河、金水河、太行山，以及建築如虞姬墓、護龍河、宜春苑等地理景觀為題，表面上是以不帶情感的客觀態度為詩作命名，但不論是《北征小集》或《攬轡錄》，其內容多與遺跡、遺民相關，這項特質在其

¹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冊，卷上之上「德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

渡過淮河，經行北宋故京開封，而至宋遼邊境的白溝以前，尤其明顯。在渡越白溝以後，故國遺跡已不復見，遂以異國風土人物等為主。風物的變化，實繫於空間的變化；而風物、空間的變化，實意味著文化背景的變化，正是促動范成大心境變化的觸媒。

學界專研范成大使金詩文之學術著作並不少見。單篇論文，如韓進康〈玉節經行虜障深——讀范成大題詠河北風物的一組詩〉、² 景宏業〈范成大出使金國所作詩藝術蠡測〉、³ 黃奕珍〈范成大使金絕句中以「時間之對比」形塑「蠻荒北地」的修辭策略〉、⁴ 于英利〈論范成大的使金詩〉、⁵ 溫斌〈《北征》一曲嘆陸沉，文化交匯有餘情〉⁶ 等等，主要就其主題內涵擇詩論述，惟黃奕珍一文異軍突起，拈出范成大使金詩中多重時間對比的特質作為主軸，強調范氏用意之所在。至於學位論文，則有王欣《論宋金和戰背景下的范成大使金詩》、⁷ 王麗萍《范成大使金文學研究》、⁸ 張代親《南宋范成大使金研究》⁹ 等，對其使金目的與路線，以及詩文創作之背景、思想、特色與影響諸面相，均有所觸及。

² 韓進康：〈玉節經行虜障深——讀范成大題詠河北風物的一組詩〉，《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1985年），頁37-44。

³ 景宏業：〈范成大出使金國所作詩藝術蠡測〉，《晉陽學刊》1997年第6期（1997年），頁47-50。

⁴ 黃奕珍：〈范成大使金絕句中以「時間之對比」形塑「蠻荒北地」的修辭策略〉，《臺大中文學報》第17期（2002年），頁161-184。

⁵ 于英利：〈論范成大的使金詩〉，《語文學刊》2008年第10期（2008年），頁75-77。

⁶ 溫斌：〈《北征》一曲嘆陸沉，文化交匯有餘情〉，《陰山學刊》第24卷第6期（2011年12月），頁69-73。

⁷ 王欣：《論宋金和戰背景下的范成大使金詩》（汕頭：汕頭大學碩士論文，陳占山教授指導，2010年）。

⁸ 王麗萍：《范成大使金文學研究》（成都：四川師範大學碩士論文，王駿翬教授指導，2011年）。

⁹ 張代親：《南宋范成大使金研究》（臺北：東吳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蔣武雄教授指導，2012年）。

然，上揭著作仍未針對其使金過程心境之變化與轉換做深入論述，而這正是本文所關心的議題。范成大的使金路線，實可分為四階段，即渡淮至汴梁以前、停駐汴梁、離開汴梁至白溝以前、白溝至金國都城燕京。¹⁰ 閱讀詩題、詩歌本身以及題下小注，可以發現在這四個階段中，他的心情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所見所聞變動、起伏、轉折。生於北宋淪陷前夕的范成大，自小就感受到金國對宋室的威脅——四歲時金兵南侵，焚掠臨安、平江地區，「故鄉大火五日不熄，居民死亡達五十萬」；¹¹ 十六歲時，為南宋朝廷帶來莫大屈辱的「紹興和議」訂定。這些慘痛的經驗與感受，促使他從不隱藏對金國的敵視，入朝參政後更成為孝宗朝主戰派之一員。乾道五年十月，金國賀生辰使高德基至臨安，態度驕恃，其心難測，范成大即奏〈論虜使必生事筭子〉，上陳待敵之策。其後一年，范成大即以虞允文之薦出使金國。毫無疑問，此趟的出使經歷定當為他的生命以及政治態度帶來深刻影響。

況且，范成大詩作中，除去田園詩，即屬紀行詩最具特色。¹² 他將 72 首使金組詩編成獨立的《北征小集》，顯現出將組詩「系列化」的構思。「這組紀行詩的全部詩題、詩體在構成上都有高度的統一性、一貫性」，組詩「全部由七言絕句組成，詩題也都是表示地點的簡單的二、三個字」，「從形式上一看就知道是作

¹⁰ 本文將范成大使金路線分成四階段，並按此標準將《北征小集》七十二絕句分派入各階段。詳參文末所附之表：「范成大使金路程的四個階段與撰作詩篇」。

¹¹ 富壽蓀標校：《范石湖集·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2。

¹² 除了田園詩，范成大「去各地旅行時創作的許多描寫自然景物的山水詩，在他的作品中也佔有重要的位置。尤其是依照旅行的路程所創作的組詩，是范成大對這一特殊詩體的一種嘗試。……這類由作者自己編集的記敘旅途見聞和感想的以組詩形式出現的作品稱作紀行詩。與范成大同時並有過交游的陸游與周必大各自留下了日記體的紀行文，前者有《入蜀記》，後者有《癸未歸廬陵日記》、《吳郡渚山錄》、《廬山錄》等，但卻沒有發現有紀行詩的跡象。從這一點來看，范成大的紀行詩在南宋時期是頗具特色的。」詳見（日）大西陽子著，張采民譯：〈范成大紀行詩與紀行文的關係〉，《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 年第 2 期（1992 年），頁 44。

者有計劃地構築的作品群。」¹³ 由此，即可見出《北征小集》之於范成大的特殊價值。雖說以地方與建物命名詩作，雖不稀奇，但幾乎劃一的在組詩中使用此命名手法，實表現出范成大特殊的作意。更何況，「建築乃是一種從物質上（往往也是『具體地』）表現特定歷史時期的核心觀念、目標和情感的方式」，¹⁴ 尤應注意其心情與空間，包括地理環境與建築物之間的對應關係。

本文以為，上述議題都值得進一步探析。援此，擬以范成大《北征小集》72首使金詩為研討對象，輔以《攬轡錄》殘文，按照其北行路線，探究詩人渡淮後初見故國山河、遺跡與遺民，抵達北宋故都汴京，以及身處金國中都所見風物的複雜感受，並以每一階段之心理基調為主論述其寄寓其中的情與志。¹⁵

二、渡淮：恢復故土的慷慨之志與自省精神

乾道六年（1170）閏五月九日，孝宗詔起居舍人范成大假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充奉使金國祈請國信使。¹⁶ 此行表面上是請河南地陵寢，實際上是試

¹³ 「像這樣的紀行詩，在前代只有杜甫較為典型，范成大可能是模仿了杜甫的紀行詩。……杜甫的紀行詩，根據第一首的詩題及詩注說明是系列性的紀行詩，可使讀者根據詩題所提示的地名體驗到紀行空間移動的連續性。紀行詩把本來一首一首被隔絕的作品空間相互聯繫起來，成為某個作品群，構成雙重框架結構，從而使人易於把握。」同前註，頁45。

¹⁴（英）杰拉德·德蘭迪、恩靳·伊辛主編，李霞、李恭忠譯：《歷史社會學手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534。

¹⁵ 本文將范成大使金路程之變化與心理狀態之變化對應，揀選每一階段突出、明顯的心理狀態作為論述之主軸。人類的情緒感受變化多端，在一階段之中並不一定只顯現一種情緒。本文選取每一階段最為突出的心理狀態為主，旨在總束其心理轉變，並指出其與空間轉變之間的關係。

¹⁶ 詳見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一》第9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6年），頁3548。又，關於孝宗、虞允文命范成大使金，求陵寢地、更定受書禮的前後經過，詳參《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48（北京：北京圖書館，2007年），頁1435-1438、1443-1445、岳珂《桯史》卷4「乾道受書禮」（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45-48所記。

探金國對於更定受書禮的態度。受書禮，即指宋金二國接受國書之禮。在紹興和議（高宗紹興十一年，1141）時，改為宋主需親身自使者手中接書。對孝宗而言，如此不對等的受書禮儀，堪為國恥，心中甚恨，恢復中原之志益堅。經過丞相虞允文數次建議，孝宗終於決定遣使金朝，銳意改訂受書禮。《宋史紀事本末》載在范成大出發之前與孝宗的對話：

上臨遣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屬皆憚行，有諸？」范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求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乃區處家事，為不還計，心甚安之。」玉色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啗雪餐糗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負卿耳。」范奏乞國書，併載受書一節，弗許，遂行。¹⁷

兩國之間貿然派遣使者想要重議外交禮儀，實形同挑釁。一旦觸怒金國朝廷，代表南宋的使者固然首當其衝，亦有可能引發軍事衝突，故朝中諸臣惶惶，或反對此行，如吏部侍郎陳良祐即上書以為此行「乃啓釁之端」，金國將以此為由發兵，而審視國力，實無應戰之能；¹⁸ 或抗拒出使，如李燾拒絕虞允文之薦，不願出使金國，以為金人「必不從，不從必以死爭之」。¹⁹ 由此可見，即使孝宗自即位以來力圖振興，大興武事、積極擢用賢能，如史浩、張浚等，然朝中諸臣並不全然隨之起舞，對於北伐，更是各持己見。此行之兇險，范成大心中有數，仍慨然承命，從容安排後事，誠可見其對國家之忠愛與勇無畏懼之大節。對誕生於北宋淪亡、靖康戰亂之際，又眼見宋室逐步中興的范成大而言，這項任務實別具一層意義。不過，他對於國君不將更改受書禮一議記入國書當中，仍深感不妥。無奈

¹⁷ 宋·岳珂著，吳企明點校：《程史》卷4「乾道受書禮」，頁47。

¹⁸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第2冊，卷77，頁824。

¹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鑑》卷141，頁23，《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第34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385。

孝宗以為若正式列入官方文書，將會被視為公然違反隆興和議的約定，故一意孤行，范成大遂啟程赴金。更定受書禮的秘密任務，既不能讓他人知曉，因此化為巨大的精神壓力，成為《北征小集》組詩的情感基調。

渡過作為宋金邊界的淮河，標誌著范成大使臣任務的正式開始。《北征小集》亦以〈渡淮〉一詩為首篇，記使者隊伍於八月戊午渡河景象。內山精也先生就南宋以淮河為主題的詩作角度出發，以為此詩「只是淡然記錄旅程開始的情狀，沒有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²⁰ 然而，就此詩可見，范成大對於大宋使者的身份顯然懷有濃烈的自豪感，故採取踔厲慷慨、居高臨下的姿態，以排山倒海的氣勢踏足金國：

船旗袞袞徑長淮，汴口人看撥不開。昨夜南風浪如屋，果然雙節下天來。²¹

平心而論，此詩稍具自我抬高、示威之嫌。南宋久處弱勢，加上未能從符離之敗中恢復元氣，無論兵力、財力皆不足以支持北伐。更何況，金世宗完顏雍自即位以來勵精圖治，帶領金國邁向全盛期。兩者相衡，范成大以「天朝」身份自居的心理，雖有自豪、自信的一面，但也不免暗藏虛張聲勢、壯大自己的另一面。況且，淮河是紹興和議後劃下的宋金邊界，對范成大而言，不僅是任務的「起點」，²² 也是故土淪喪，屈辱、沉痛的象徵，如楊萬里〈初入淮河四絕句〉其一即曰：「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干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

²⁰ (日)內山精也著，朱剛譯：〈長淮詩境（南宋篇）——愛國、憂國的意識形態〉，《東華漢學》第17期（2013年6月），頁113。

²¹ 宋·范成大：〈渡淮〉，富壽蓀標校：《范石湖集·石湖居士詩集》卷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45。下引《北征小集》諸絕句均以此版本為準，為減煩冗，故不再另注出處。

²² 「淮河是『紹興和議』以後宋金的分界線。只要踏入金人佔領區之後他的視察任務就開始了，可以說相當於實際的出發點吧。」(日)大西陽子著，張采民譯：〈范成大紀行詩與紀行文的關係〉，頁46。

²³ 范成大又豈能無感，但借「船旗袞袞」、「風浪如屋」的恢闊磅礴，來壓制心中憤懣、傷悲。

延續上述心理基調，范成大在〈汴河〉一詩中，對南宋前景表現出極大的信心，以為恢復故土乃是指日可待之事，曰：

指顧枯河五十年，龍舟早晚定疏川。還京却要東南運，酸棗棠梨莫翦然。

汴河乃北宋國家命脈，地位至關重要。原因在於「開封府四周並無屏障，可以四出作戰，但卻無險固守，再加上幽雲十六州已在五代時屬遼，華北平原為宋遼所共有，遼國騎兵從北南下，不幾天便可到達黃河邊，兵臨東京開封府城下」，出於保護都城安全之需，則必「倚靠重兵以為屏障，這自然又增加對軍隊衣食的需求和對漕運的仰賴。」²⁴ 是故，當他看見無人治理而淤塞的汴河，心中即使悲於「指顧枯河五十年」，旋即斷言天子「龍舟早晚定疏川」。屆時，為了宋軍運輸糧食配給，必當疏通河道。從范成大的小注（土人云：「本朝恢復駕回，即河須復開」）可知，汴河之於宋室的作用，是連當地人也清楚明白之事，也是他們心中所念之事。認為汴河必然再興，也就意味著詩人強烈冀望宋室能再興。不過，這種「投鞭斷流」式的壯語，只出現在渡淮初期，接下來在抵達汴梁以前的詩作，如〈虞姬墓〉、〈雷萬春墓〉、〈雙廟〉、〈伊尹墓〉，他開始以古鑒今，檢討、省思北宋王朝的淪亡與南宋朝廷的局勢。

透過歌頌伊尹、虞姬、張巡、許遠、雷萬春等，范成大強調了這些歷史人物的貞烈、忠義精神。對他而言，唯有君臣相得，合力振興國家，發動戰爭奪回故

²³ 宋·楊萬里：〈初入淮河四絕句〉其一，辛更汝箋校：《楊萬里集箋校》第3冊，卷27（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403。

²⁴ 曹家齊：〈運河與兩宋國計論略〉，《宋史研究叢稿》（臺北：新文豐，2006年），頁195。另，關於汴河之歷史沿革、其於北宋的作用以及宋室疏浚汴河的工程，詳見吳海濤：〈北宋時期汴河的歷史作用及其治理〉，《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2003年5月），頁101-105。

土，方能重振大宋國威，因而對忠貞的賢相烈士表現出強烈的認同與反思。換言之，范成大相當注重人的才與德對於國家的影響力。譬如，〈伊尹墓〉中，伊尹作為商湯的開國功臣，事商湯、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君，忠心可昭日月。再如戚姬、虞姬各見寵於劉邦、項羽，但見虞姬墓「出叢草間」，「往來觀者成蹊」，²⁵ 則知為後世所記者，只有相隨楚王，和歌〈垓下〉，甚至自刎殉身，忠貞不渝的虞姬。不過，最具反思意味的，實為〈雷萬春墓〉與〈雙廟〉二詩。兩者的背景皆為安史之亂張巡、許遠死守睢陽，力抗安祿山叛軍一事。張巡、許遠、雷萬春等「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²⁶ 最終糧盡城破，卻成功牽制燕軍南下，蔽遮富庶的江淮一帶，唐室天下方得保全。相比之下，宋室縱有黃河天險為屏障，卻落得二帝被擄、痛失京城的淒慘局面，令人不得不思考人為因素：「誰遣神州陸地沉？」不僅如此，在雷萬春墓前，連胡人也曉得下馬致敬。這樣的忠信精神既能行於蠻貊之邦，那麼繼承中原文化的南宋又是如何？

然范成大所作種種省思，實立基於復國的想望與自我慰撫：惟有拒絕沉陷於哀痛，積極吸取歷史教訓，才有前進之可能。〈宿州〉與〈睢水〉二詩正能表現此種心境。見〈宿州〉一詩小注云：「五更出城，鬼火滿野」，詩復云：「狐鳴鬼嘯夜茫茫」，陰森淒慘之極。宿州，是宋金對峙的主要戰場，尤其是在隆興北伐時，南宋收復宿州等地，金世宗率軍反擊，因南宋將領失和、軍心混亂，節節敗退，堅守之志愈挫，撤離時又遭追擊，最終潰敗於符離。²⁸ 在范成大的想像

²⁵ 宋·范成大：《范成大筆記六種·攬轡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1。

²⁶ 唐·韓愈撰：〈張中丞傳後敘〉，氏著，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2002年），頁78。

²⁸ 隆興元年（1163）四月，張浚請求北伐，孝宗決意出師，然此次北伐以失敗告終，並於次年與金簽定和議。孝宗經此次失敗，對北伐態度更為謹慎。據李心傳所載，「孝宗初受禪，起張魏公（浚）為江、淮宣撫使，上委以經略北事。魏公欲命李顯忠、邵宏淵引兵進取，而史魯公（浩）以宮寮位執政，謂強弱不敵，未可進也，數從中止之。」

之中，眼前飄蕩的碧綠磷火，宛如為國捐軀的兵卒冤魂，連土地神也無法鎮壓、隱藏。然而，在蒼茫幽曠之中，這些「鬼火」卻是「三三兩兩照前岡」，竟為其映照前路，似乎隱喻著只要汲取前車之鑑，是有可能克服難關，迎來勝利。就如〈睢水〉一詩，雖題為睢水，卻與實景關聯不大，反而是暗將宋、金比作劉邦、項羽，即使劉邦在彭城一役慘敗，但最後陷於陰陵，難再翻身的卻是項羽，而奪得江山之人卻是昔日敗將劉邦。「直南即是陰陵路，兵果難將勝負論」二句，又再說明范成大藉此激勵士氣，並選擇相信南宋仍有可能重擊金人，光復故土。

三、汴梁：初見故京的憤懣與傷嘆

在抵達北宋故京汴梁以前的八月丁卯，泛使隊伍過東御園（即宜春苑），抵達東京汴梁。在這短短的一天內，范成大一口氣作了〈宜春苑〉、〈京城〉、〈護龍河〉、〈福勝閣〉、〈相國寺〉、〈州橋〉六絕句，尤可反映范成大初見故京激蕩的情緒。據《攬轡錄》所記，東御園不過剩「頽垣荒草而已」，入東京後「彌望悉荒墟」、「瘡痍不復」，大相國寺也是「傾簷缺吻，無復舊觀」。²⁹ 在此，他停留了三個晚上，於庚午日出驛，復作〈宣德樓〉、〈市街〉、〈金水河〉、〈壺春堂〉四絕句。此階段之詩作，尤其能彰顯范成大面對前朝建築、遺跡、廢墟及其背後沉重的過去而生的憤懣與傷嘆。

魏公及陳魯公（康伯）皆主招納東北人，史公尤以為不可。因城瓜洲，白遣大府寺丞史正志志道合兩淮帥臣、監司集議，俾諭以廟堂指意。志道有口辨，既見魏公，諭說云云。魏公之意不回。而史公亦數因書為言兵少而不精，二將未可恃。魏公不聽也。時上意鄉魏公，故史公拜右僕射，而魏公亦拜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會顯忠、宏淵進師取宿州，命從中出，三省、樞密院不預知，史公遂丐免。不數日，符離師潰，上意亦寢疑。湯丞相進之（思退）還朝，復主和議，由是魏公遂紕。而海、泗、唐、鄧、商、秦棄矣。論者惜之。」見氏著，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5（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25-126。

²⁹ 同註25，頁11-12。

黍離之悲是文學創作常見的主題，尤其在南宋的使金詩作，更是多見。功業終究灰飛煙滅，不朽而生生不息的是自然，而北宋文明的遺跡彷彿將千百年的時間壓縮於一處，深深激發詩人的創作衝動。「城市的衰頹與昔日繁華形成的巨大的落差，正好呼應著『興』『亡』之間的對立。」³⁰ 特別是汴京城中的皇家與公共建築，如京城、相國寺、州橋等處，直接的體現著宋室被擊潰、被「侵占」的事實，儼然就是過去歷史的最佳實證。透過今昔、興亡之間的鮮明對比，范氏將帝都昔時之煊赫美好與今日之頹敗淪喪攤現讀者眼前，令其使金作品凝鬱著一股沉重的歷史感以及「國破山河在」的心酸與哀愁。

范成大這一系列的詩作所反映的，除了他的愛國情操，及其對故都繁華的懷想，詩中「憶往」式的敘述口吻與「猶」、「依舊」、「無復」等字眼的使用，實有可能透露出當時文人對於北宋淪亡的集體記憶。就如於紹興十七年（1147）問世的《東京夢華錄》，將對故都曩昔風華的記憶一一化為文字記錄，正是記憶的傳承與傳播的最佳例子。雖不知范成大是否曾一覽《夢華錄》，但在當時臨安的故老，往往熱衷與後人追憶汴梁舊事，如與范成大同時的周輝《清波雜誌》即記：「祖母太夫人，慈聖之後，暇日與子孫談京都舊事。」³¹ 據此，可以合理推斷，范成大對於汴梁舊時風物有一定的了解，方能沉痛的說出「不復舊觀」之語。

北宋東京汴梁，不僅是天子居所與中央政府行政中心，更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城市。茲錄孟元老〈夢華錄序〉所載京師之盛況：

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爭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

³⁰ 周劍之：〈城市紀事：宋代興亡主題組詩的敘事選擇〉，張鳴編：《宋代都市文化與文學風景》（北京：北京語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67。

³¹ 宋·周輝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誌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160。

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瞻天表則元夕教池，拜郊孟亭。頻觀公主下降，皇子納妃。修造則創建明堂，冶鑄則立成鼎鼎。³²

可是，在《北征集》與《攬轡錄》中，范成大對於東京的印象是「倚天櫺櫺萬樓棚」，³³ 更多的是「荒殘」、「頹毀」、「不復舊觀」等等，一切悉成瓦礫、敗垣。留存在汴梁的北宋遺跡，彷彿是一個蓄藏往日繁華記憶的故墟，吸引著范成大的目光，而他再也無法壓抑滿腔悲痛，如〈宜春苑〉所見：

狐塚獾蹊滿路隅，行人猶作御園呼。連昌尚有花臨砌，腸斷宜春寸草無。

宜春苑為宋四園苑之一。³⁴ 此園原為宋太祖三弟秦王之別墅園，秦王遭貶後收為御苑，以栽培花卉之盛而聞名京師。³⁵ 然而，范成大眼前所見的「御園」已完全失去風采。宜春苑雖保留「御園」之稱，代表人們尚未忘記它背後的宋王朝，可是將此荒園稱為「御園」，又何嘗不是一種諷刺。更可悲的是，歷史上遭廢置的園苑不止一個，但像是連昌宮，在戰後猶長著玄宗喜愛的花朵，反觀繁華

³² 宋·孟元老：〈夢華錄序〉，氏著，伊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

³³ 范成大《北征小集》有詩〈京城〉曰：「倚天櫺櫺萬樓棚，聖代規模若化成。如許金湯尚資盜，古來李勣勝長城。」

³⁴ 《石林燕語》卷1以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為四園苑；《玉海》卷171〈太平興國宜春苑〉載四園苑為玉津、瓊林、瑞聖、宜春。詳見宋·葉夢得撰，宋·宇文紹奕考異：《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4；宋·王應麟：《玉海》（清乾隆三年補刊本），頁23。

³⁵ 參見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12。

似錦，以花聞名的宜春苑竟然寸草亦無，如此滄桑巨變、反差與反諷，又教之如何承受？

城外皇家勝苑飽受摧殘，城中建設如宮殿、樓台、市街、商行、寺觀等等也幾乎無一倖免，〈市街〉、〈金水河〉、〈壺春堂〉皆是范成大緬懷東京故蹟之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可以說是〈相國寺〉。相國寺為北宋皇家寺院，名僧輩出，自太宗以降直至徽宗，均曾下詔修葺、擴建此寺。寺中大殿兩廊「皆國朝名公筆跡」，³⁶ 且各式祈禱、祭祀儀式，甚至是帝皇的生日、忌日活動等等均於此寺舉行，是趙宋政治、宗教、文化、文明的象徵。不僅如此，由於它位居當時最繁華的東京里城南部，「又正在淮河北岸，交通便利，加以規模宏闊，遊人眾多，從而自發的形成廣大人民的交易市場」。³⁷ 參《東京夢華錄》所記，相國寺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商品琳瑯滿目，珍禽奇獸、日常用具、食物果脯、衣冠裝飾、文房用品、書畫玩好、土物香料等等，無所不有、無奇不有。³⁸ 而於乾道五年年底出使金國的樓鑰，曾在其《北行日錄》提到相國寺，卻說：「相國寺如故，每月亦以三八日開寺，兩塔相對相輪，上銅珠尖，左暗右明。」³⁹ 不過，在范成大詩中，相國寺卻是以如斯面貌示人：

傾檐缺吻護奎文，金碧浮圖暗古塵。聞說今朝恰開寺，羊裘狼帽趁時新。

³⁶ 同註 31，卷 3「相國寺內萬姓交易」，頁 289。

³⁷ 熊伯履編著：《相國寺考》（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89。

³⁸ 「相國寺內萬姓交易」記：「相國寺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大三門上皆是飛禽貓犬之類，珍禽奇獸，無所不有。第二、三門皆動用什物，庭中設綵幙、露屋、義鋪，賣鋪合、簾席、屏幃、洗漱、鞍轡、弓劍、時果、臘脯之類。近佛殿，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趙文秀筆及潘谷墨，占定兩廊，皆諸寺師姑賣繡作、領抹、花朵、珠翠、頭面、生色銷金花樣襖頭、帽子、特髻冠子、條線之類。殿後資聖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及諸路罷任官員土物、香藥之類。後廊皆日者、貨術、傳神之類。」同註 31，卷 3「相國寺內萬姓交易」，頁 288。

³⁹ 宋·樓鑰撰，顧大朋點校：《樓鑰集》第 6 冊，卷 119，《北行日錄》上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2093-2094。

而詩題復注：「寺榜猶祐陵御書。寺中雜貨，皆胡俗所需而已。」樓、范二人所記似有出入，然其原因極有可能是在於二人關注焦點的不同。相比之下，范成大關注的，是宋文化的失落、崩解。在他眼中，往昔金碧輝煌的寺院已是失修、蒙塵、黯淡、敗落，「傾檐」、「缺吻」猶勉力守護徽宗的御書寺額。以往象徵著趙宋王朝文化高度的相國寺，在此刻反而成為了北宋王朝淪亡的鐵證。唯一值得慶幸的，似乎是寺院的商貿交易如舊。或許詩人就此興致勃勃的趕赴參觀，或許只是進一步打聽更多消息，可是從其詩與詩注可知，寺中販售物品已改為胡人日常所需的「羊裘狼帽」，非中原物品。商人追隨「敵國」風潮的無情、時間流逝而無法回到過往的無情、面對故土遺跡的憐惜與傷情，紛擁而上，也將使得范成大逐漸加深對異族的仇視。其他詩作包括〈金水河〉、〈壺春堂〉的寓意，都與〈相國寺〉相近，都是以昔日故舊的繁華衝擊著今日眼前的廢墟，如金水河仍見艮岳石、壺春堂即徽宗稱道君時所居之處，同樣反映著北宋王朝痕跡的淡逝，意味著趙宋皇室勢力的衰落。

在故京，范成大走過的每一處、書寫的每一個景點，都像是一座座紀念碑，為其喚來亡國歷史的記憶。它們既背負著往日的美好繁盛，見證過美好繁盛被摧殘的時刻，而今的面目更是讓人陷入頹唐傷悲，衝擊著這位南宋使臣的心靈，將他的傷嘆推到至高，連帶引出憤懣之情。他一方面哀悼宋王朝往日的美好以及現今繁華的消逝，一方面對於摧毀，甚至是佔據、褻瀆這一切的破壞者，心生憤懣。而憤懣的結果，是嫌恨。在〈宣德樓〉一詩，就毫不避諱的直接將侵占天子宮殿的金人比作「犬羊」：

峽闕叢霄舊玉京，御牀忽有犬羊鳴。他年若作清宮使，不挽天河洗不清。

宣德樓，是宮城正南門，形制華美壯觀，⁴⁰ 而范成大小注稱金人為「虜」，謂金人「偽改」其名曰「承天門」，卻沿用舊稱，完全反映他對金人的排斥與反感。平心而論，認為他們所帶來的污穢、罪惡，必借助浩瀚無垠之天河才能洗清，實已經帶有嚴重的歧視成分。雖然在詩中稱侵擾邊境的異族為胡虜、胡寇，或用狼、狸、鼠、馬、羊這些「非人」代稱異族的做法並不少見，亦不始自范成大，但從另一角度觀之，既然已身在敵國國境，仍作此語，實反映著范成大即使身在曹營，亦毫無掩飾敵意的耿直氣節。

相國寺、宣德樓等這些趙宋王室遺留下的沒有生命的建築景觀，已讓他扼腕斷腸；而在州橋上更親見被遺棄的河北父老，又怎麼可能不垂淚嘆息：

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

需要注意的是，遺民們的感情並非都像范成大〈州橋〉等詩所寫的這樣強烈。⁴¹ 更何況，作為敵國使者，范成大能否與當地民眾接觸，雖然受到質疑，但這已是無從考究。本文想要指出的是，他們「年年等駕迴」的期盼以及「忍淚失聲」的痛哭，不也正能與范成大的期望與哀痛相呼應？本文相信，不管是景物或是人事，詩歌最終映現的，終究是詩人的本心。例如，〈州橋〉小注曰：「南望朱雀門，北望宣德樓，皆舊御路」，面對昔日最繁華熱鬧而如今寂寥敗落的州橋，詩人的目光又往內城正南的朱雀門、宮城正南的宣德門延展，再次反映他對宋皇室的

⁴⁰ 《東京夢華錄·大內》記：「大內正門宣德樓列五門，門皆金釘朱漆，壁皆磚石間甃，鏤鏤龍鳳飛雲之狀，莫非雕甍畫棟，峻桷層櫓，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樓，朱欄彩檻，下列兩闕亭相對，悉用朱紅杈子。」同註 31，頁 40。

⁴¹ 見胡傳志：〈論南宋使金文人的創作〉，《文學遺產》2003 年第 5 期（2003 年），頁 76。胡先生進一步說道：「遺民對宋的感情，一方面長期存在，直至紹熙四年（1193），許及之仍然在詩中表現了『隔簾翁媼拜含愁』、『思漢民心今戴宋』等情景，另一方面，又受到生活時間、和戰形勢、遺民生活狀況、地域差異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有著強弱的變化。作為一個整體，南宋使金文人的創作反映了遺民感情時強時弱的變化以及由強到弱的趨勢。」

關心。又，〈福勝閣〉所指雖然是座佛塔，但「劫火不能侵願力，巋然獨似漢靈光」二句，似乎也是幽微的暗喻自己，朝中抗戰的聲音也幾乎是「巋然而存」，但是只要擁有「龍舟早晚定疏川」的十足願力，還是可以抗衡災火。在休息三夜以後，范成大帶著沉重的傷嘆與激烈的憤懣心情離開東京，繼續往北赴燕京的路程。

四、往北：眼見故國遺跡消散的躊躇與不安

同樣是書寫故土遺跡，但在汴梁，對范成大最具衝擊力的是京城的厄難。此階段詩作的主要心理狀態乃是面對繁華的毀滅、人事全非的悲痛與憐惜。至於離開汴京，往北赴燕京路上的見聞，則是書寫了范成大在接觸故國遺民，感受他們真實的苦難，察覺到中原文化的消散，並因此體會到抗戰的困難性。因此，在「往北」階段中，可以說他幾乎是懷著躊躇、焦慮與不安的心情作詩。

在使金初期，范成大就已經稱北方異族為「胡兒」、「虜」，甚至是「犬羊」。其於汴梁所作的〈相國寺〉，更點出汴京的胡化跡象。《攬轡錄》就此所記甚詳：

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男子髡頂，月輒三四髡，不然亦間養餘髮，作椎髻於頂上，包以羅巾，號曰蹋鴟，可支數月或幾年。村落間多不復巾，蓬辮如鬼，反以為便，最甚者，衣裝之類，其制盡為胡矣。自過淮已北皆然，而京師尤甚。惟婦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絕少，多綰髻。⁴²

在使金的途中，范成大總是不由然的將沿途所見的地名，以及胡人相關的風物，解讀成漢族文化力量的消退，如地方被金人改名，他都會先提舊稱，再記「虜

⁴² 同註 25，頁 12。

改」之名；再如〈相國寺〉的販賣女真衣物，代表著中原衣冠已不再是主流，與上引《攬轡錄》所記相符。況且，由其記錄可知，他在渡淮以後已然仔細觀察路上風土民情，才能說出「自過淮已北皆然」。作為漢文化代表的趙宋王室在武力上已是不及胡人，但其文化的高度與軟性力量應高出周邊國家許多，被同化的理應是外族勢力才是。

因此，就其由愛國而生的敵對與仇視心理，以及對中原文化的自信心與優越感而言，胡化幾乎就等同於文化的倒退與淪落。可是，就眼前所見而言，河北人民越趨胡化的現象，不僅顯示漢文化已經被取代，國家的疆界與文化的疆界之間沒有太大的差別，對於宋室恢復中原而言也將是一大阻礙。這是讓他為之擔憂的所在，尤其當這種感受隨著由南趨北的路程愈加明顯，更是令其焦心不已。

這種政治上的種族與文化的「潔癖」與敏感，穿插在此階段的使金詩作當中，如〈趙故城〉之「金石笙簧絕代無，颺颺藜藿正乘除」、〈邯鄲驛〉之「若見羶腥似今日，漢宮何用憶關山」、〈叢臺〉之「袷服雲仍猶左袵，叢臺休恨綠蕪深」、〈柏鄉〉之「仇虜滔天無敢動，柏鄉空濶迫人名」、〈唐山〉之「何物苦寒胡地鬼，二名猶敢廢堯山」、〈松醪〉之「一笑氈裘那辦此，當年嵇阮尚鋪糟」等，而且毫不諱言的以「羶腥」、「仇」、「鬼」等負面而又具歧視性質的詞語代稱金人，宣洩心中的憤恨。本文以為其中最值得再探的，是〈呼沱河〉一詩：

聞道河神解造冰，曾扶陽九見中興。如今爛被胡羶浣，不似滄浪可濯纓。

范成大甚至批評被金人佔領的呼沱河的河神是「爛被胡羶浣」，猶如被污染般的失德、失節，河水才不會像滄浪之水般清澈。可以發現，在范成大的使金絕句當中，他對於自然的觀感態度甚是微妙。河朔人民對金人的臣服、城市建築為金人所毀，是令人無力而無奈的，但超越人世的自然界（更多是神靈們）卻都染上政

治色彩，宛若因為他們擁有超越人類的力量且意志清醒，擁有選擇和擁護的能力。譬如，在渡淮時的「昨夜南風浪如屋」，似乎是淮水有靈，以風浪預告使者的到來。又，於東京作的〈護龍河〉，就以為既然天子在臨安，「河若能神合斷流」。換言之，人間萬物，包括山、水，都在天子的統治底下，都應效忠於大宋，不該為異族服務。

事實上，在甫離開東京往燕京的路上，他先作〈漸水〉，直調漸水「黃流日夜向南風」是向南宋天子朝宗。好像宋帝逃亡東南，連漸水及河伯也要朝宗於他，居然把自然災害曲解為愛國忠心，顯得過於牽強附會。⁴³ 此說確實有理，但讓人更感興趣的是，他為何要做如此附會？黃奕珍以為，「恢復失土的願望更多的是藉由上天或神靈的力量來完成」。⁴⁴ 以下嘗試可從兩個角度再做解釋：一則，在於凸顯主戰派主張的合理性。由於長期積弱，加上隆興北伐的失敗，使得南宋政府陷入進退失據的局面。這時候的宋廷群臣意見不一，派系分明，包括孝宗在內的主戰派需要強調出師的合理性，消除心中的躊躇，堅持信念，從而獲得更多人的認同以及助力。因此，范成大不斷的強調天下臣民的君王在南方，對象當然不會是河神。二則，在於政治神話與南宋政權的正統性。范成大除了將唐之中興與南宋掛鉤，也以東漢光武帝光復漢室為榜樣，〈光武廟〉一詩就對其功業做出肯定，謂「野老猶誇建武春」。傳說中，當年光武帝得到呼沱河神之助，使河水瞬間結冰，讓劉秀一行人成功渡河，擺脫王莽追兵，故有「曾扶陽九見中興」之功。這類政治神話所具有的宣傳作用與召喚力量，確實不容小覷。

褪去神話傳說的外衣，回歸史實，則實在是光武帝的君臣一心、眾志成城，才是成功復興漢室的一大關鍵。因此，當金人來襲，國家、天子遭厄之際，既不見曾經解救真命天子的「河神」，更不見君臣之間的團結一致，心中的迫切、失

⁴³ 同註 41，頁 74。

⁴⁴ 同註 4，頁 181。

望不言而喻，也就難怪范成大會給予呼沱河神嚴厲的苛責。南宋不僅沒有獲得天神之助，反而在恢復故土的道路上跌跌撞撞。范成大表面上譴責河神「失節」，實際上是反映了他心中與日倍增的焦慮與質疑，反映了他意識到南宋政府的內憂外患對恢復故土的阻礙是如此巨大。

尤其在使金路上，他發現其中一大障礙，在於河朔一帶中原文化的消退。消退原因除了在於胡人的侵襲，如〈真定舞〉之「紫袖當棚雪鬢凋，曾隨廣樂奏雲韶。老來未忍耆婆舞，猶倚黃鐘袞六么」，借樂舞表演點出胡漢勢力的消長，另一個原因，還在於堅守漢文化的樂工已邁入「雪鬢凋零」之年。樂工尚且如此，遑論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例如〈舊滑州〉的漁夫「不知興廢事，清晨吹笛棹船來」，此一形象一方面固然繼承了中國文學漁樵隱逸的典型內涵，一方面對范成大而言，更是一個缺乏國族認同，不知宋為何、金為何，卻仍然輕鬆自在過活的新生代。傷於亡國，茹痛含辛的，是「禿巾髻髻」的老車夫（〈相州〉）；眷戀前朝、探看使者的，是「白頭翁媼」（〈翠樓〉）、「帶癭翁媼」（〈望都〉）。這些眷戀宋室的子民、遺民們都已經老去，都已經接近生命的盡頭，如老車夫殷殷期盼、守護北宋遺跡，甚至援曾立下抵禦西夏軍功的同鄉韓琦聊以慰藉生活在外族勢力下的屈辱與悲苦。⁴⁵ 屆時，或許北宋故物依然存在，就如〈內丘梨園〉的梨樹，但宋室淪喪的仇恨終將隨之入土，苦守的中原文化也將一起失落、殆亡。因此，他們的目光，也就不得不羈絆在這些來自南方的「中華佛國人」⁴⁶ 的身上，期冀在他們身上探得希望與安慰。

帶著故老們無言的目光，范成大一行人走向舊北宋與遼的疆界。當地曾是宋遼作戰的前線，其中河北徐水一帶的安肅軍更是坐鎮邊防、守護國土的典範。

⁴⁵ 范成大〈相州〉一詩小注載：「推車老人自言：『吾州韓魏公鄉里，南北兩墳尚無恙。』」韓魏公，即韓琦。

⁴⁶ 《攬轡錄》記：「癸卯過姜河。……遺黎往往垂涕嗟嘖，指使人云：『此中華佛國人也。』老姬跪拜者尤多。」同註 25，頁 12。

如〈安肅軍〉一詩所言，是「從古銅門控朔方」，銅門所指的，即是安肅軍的治所梁門，是「國家邊沿獨此最為要害」之處。⁴⁷「真宗時，魏能守安肅軍梁門砦，楊延朗守廣信軍遂城砦：二砦都是地逼契丹、而敵人圍攻百戰不下的，所以當時有『銅梁門，鐵遂城』的諺語。」⁴⁸轉眼至范成大之時，這些守邊的城樓已是「南城煙火北城荒」，無人關心、廢置許久。他的思緒又回到舊時北宋，當時群臣曾針對河北平原湖泊的邊防與農業作用，曾作激烈爭辯，而今這些爭辯都消失了，眼前所見只有讓人唏噓不已的「滿眼秋蕪襯夕陽。」至於〈出塞路〉，寫的是安肅北門外的大道：

當年玉帛聘遼陽，出塞曾歌此路長。漢節重尋舊車轍，插天猶有萬垂楊。

每見宋室故蹟，范成大總是反覆使用今昔興亡的對比手法，固然是為了營造出歷史感，帶出沉重的閱讀效果，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對這些遺蹟孜孜不倦的追尋。如此「漢節重尋舊車轍」的熱情實非凡人可比，而又令人倍加傷感的是，軍隊車轍終究難尋，留下的，只有聳立在道旁兩側，見證古今離別的垂柳。

附帶一提，沿途所見風物觸發心中的焦慮不安，加上旅途的艱辛勞累，更讓范成大難掩思歸之情。在邯鄲道上，就曾作〈邯鄲道〉一詩，歎曰：「困來也作黃粱夢，不夢封侯夢石湖。」他在乾道三年開始在蘇州石湖修建石湖別墅，自號石湖之餘，晚年亦選擇歸隱石湖。「石湖」對他而言，在此時儼然已是「故鄉」的代表。然而，他旋即回到現實，經過廉頗、藺相如墓，感於藺相如完璧歸趙的事蹟，作〈藺相如墓〉：

玉節經行虜障深，馬頭釃酒奠疎林。茲行壁重身如葉，天日應臨慕藺心。

⁴⁷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67。

⁴⁸ 周汝昌選注：《范成大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117-118。

此詩表現出他為正式踏入金國國境所作的心理準備。對於自己此次任務的重要性，他有充分的認識，也做好犧牲的準備，同時也希望如前人般順利完成使命。而他這一份自我期許，在抵達金國燕京後，將化為堅毅不屈的精神，去面對密請改定受書禮的挑戰。

五、出塞：面對金國帝京的輕蔑仇視與堅毅不屈

雖說自《北征集》第一首的〈渡淮〉渡過兩國邊境，已是進入金國領地，但在〈出塞路〉以前，范成大所經之處實皆為北宋原有疆域，故仍多見宋室遺存的建築景觀。然而，自〈白溝〉以降，范成大的隊伍越過「澶淵之盟」後劃下的宋遼邊界，踏入已屬金國的遼國舊地。他延續了〈護龍河〉、〈呼沱河〉的情感內容，作〈白溝〉，詩曰：

高陵深谷變遷中，佛劫仙塵事事空。一水涓流獨如帶，天應留作漢提封。

仍然自「天佑我宋」的角度出發，以為無論時間、歷史變化如何，即使白溝涓流如帶的小河，上天理應將之納入中原漢族的版圖，而非袖手作壁上觀。

作為使者，范成大多將對敵國社會諸相與城市的觀察記於《攬轡錄》。《北征小集》在燕京階段的詩作，多擷取某個片斷加以渲染。對於燕雲一帶的環境、風物，生於南方的范成大當然無法全盤適應，如〈固城〉指出當地水質之劣，味苦而鹹，令他不由得思念南方，思念杭州徑山龍井泉溫潤清明的泉水。外在環境的惡劣，如〈灰洞〉所記的風沙、〈良鄉〉所記的酷寒，仍然是可以忍受的，異族文明的衝擊卻是叫人不忍卒睹。愈是靠近燕京，觸目所見的大多是外族風土事物，范成大對金國的批評、輕蔑，甚至是仇視的態度也愈漸加劇。以〈清遠店〉

為例，范成大借女僮私逃求生的一幕，以不帶情語之冷筆批評金人的野蠻以及刑罰的不文明：

女僮流汗逐氈輶，云在淮鄉有父兄。屠婢殺奴官不問，大書黥面罰猶輕。

金人多在兩河一帶擄人，再販賣為奴，詩中女僮大抵也是遭此厄運，而「大書黥面罰猶輕」一句委實反諷。范成大復在詩下附注，加重力道：「有婢兩頰刺『逃走』二字，云是主家私自黥涅，雖殺之不禁。」主家濫用私刑，甚至虐待奴婢至死，是殘酷無情；奴婢私逃就被罰以黥面，顯示刑罰不對等；官府對此不聞不問，是麻木不仁；雖殺猶不能禁虐奴行徑，反映奴隸主的冥頑不靈。雖然貌似不帶任何評語，但實際上已盡將金人醜陋的惡行劣性呈於讀者面前。

范成大在抵達燕京以前的詩作，憂心文化失落的情緒非常明顯，但當九月丙戌正式抵步燕京時，情勢卻扭轉了，反而表現出漢文化的影響。據《攬轡錄》記燕京所見，金國制度乃「強慕華風，往往不遺餘力，而終不近似」，⁴⁹ 宛然是東施效顰的現象。而〈蹋鷗巾〉詩云：

重譯知書自貴珍，一生心愧蹋鷗巾。雨中折角君何愛，帝有衣裳易介鱗。

汴梁的人們喜愛胡服，但來自燕京的接伴使田彥皋經過與南宋使者的相處，卻欣賞以郭林宗折角巾為代表的中原衣冠，還對自己族群的衣帽感到自慚形穢。胡人文官的漢化，讓范成大此前文化失落的焦慮不安以及國力孱弱的自卑自傷，瞬間化為自豪自得。這股自豪自得之中，又帶有幾分矜傲，以極高的姿態俯視這位「歸順」於漢文化的文官，依舊不改蔑視態度，以「介鱗」暗喻女真衣物，等於將迎接自己的來使視為魚鱉，貶意十分明顯。接下一首〈耶律侍郎〉也同樣是以此態度諷刺不識漢字的金國官員，姑不贅述。

⁴⁹ 同註 25，頁 16。

除了書寫金國官員的缺乏文化素養，范成大同時批判金國王室的窮奢極侈，耗損民力的作為。如〈橙綱〉，提出像堯、舜這樣使天下大治的賢君明主才有資格接納進貢，金主何德何能可以納入汴梁故宮擷芳園新橙，不過是像唐玄宗為取悅貴妃勞民傷財的要求嶺南進獻荔枝。〈橙綱〉一詩或未將玄宗荒淫昏聩的下場與金主相聯繫，但在〈燕宮〉一詩，范成大的態度就更加鮮明：

金盆濯足段文昌，乞索家風飽便忘。他日楚人能一炬，又從焦土說阿房。

以段文昌用蓮花金盆濯足、秦代阿房宮的極盡奢華，比喻完顏亮「宏侈過汴京」的金國宮殿，寓託了范成大近似詛咒般希冀金國衰亡、宮殿遭毀的願望。作為使金大使，且身處金國帝京，范成大猶直言不諱，不留情面的諷刺、批判，甚至希望南宋兵馬有朝一日能征服此地。其〈龍津橋〉一詩即謂：「西山剩放龍津水，留待官軍飲馬來」，固可見其膽量，更可見其情緒之激動與高昂。

集中最後一首〈會同館〉堪稱《北征小集》中情緒最為激昂之作。范成大此番出使，背負更改受書禮的特別任務在身。然而，不管是《攬轡》或《北征》，對於密請結果，均未多提。原因在於密請一事實違反外交規範，稍有差錯，即觸怒金主，有羈拘金國、命喪他鄉，甚至波及臨安之險。九月戊子早朝，范成大謁見金世宗，跪呈國書時，慷慨陳詞，從容不迫，旋即奏曰：「兩朝既為叔姪，而受書之禮未稱」，出示請改受書禮的奏書，金國君臣上下大為震驚、慌亂：

金主大駭，厲聲謂其宣徽副使韓綱曰：「有請當語館伴，此豈獻書啓處耶！自來使者未嘗敢爾！」連呼綽起。綱惶恐，以笏來綽公。公不為動，再奏云：「奏不達，歸必死，寧死於此！」金主欲起，左右掖之坐，又厲聲云：「教拜了去！」綱復以笏抑公拜，公跪如故。金主曰：「何不拜？」

公曰：「此奏得達，當下殿百拜以謝。」金主乃令納館伴處。公即袖下殿，望殿上臣僚往來紛然。⁵⁰

范成大敢於與金世宗談條件，面對金國君臣壓力，也面不改色，其氣度與膽識之非凡，與藺相如相比也毫不遜色。金主雖然讓館伴使收下奏書，已有妥協之意，但他們對范成大的態度與處置仍不明朗。任務雖然結束，但危機尚未解除。有消息指出，太子允恭有意殺之，幸為其兄越王所遏。韓綱當天在宴會上又轉告世宗為其忠勤之舉甚表嘉歎，「云可以激勵兩國臣子」。⁵¹ 范成大隨後所作〈會同館〉，僅以寥寥數筆注曰：「授館之明日，守吏微言有議留使人者」。這都表示金國君臣仍在斟酌、議論對范成大的處置。而〈會同館〉附注之語雖平淡，但已充分顯示氣氛緊繃依舊。

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漚浮。提携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

對當時的范成大而言，他的生命已經與此次任務緊緊相繫，做好以身殉國的準備，以為個人性命不過是「一漚浮」。即便如此，心中仍不免鬱鬱。南宋使臣隊伍多達百人，歷經一個月方從淮水抵達燕京，可是背負此沉重任務的，卻只有正使一人，「萬里孤臣」所承受的精神壓力以及孤寂感，確實令人難以想像。然而，他已經沒有後退之路，既然「奏不達，歸必死」，也就不如「提携漢節同生死」，做好永拘北方，無法南返的準備，故借用蘇武被匈奴拘於北海，調直至公羊供乳才能得歸，以「休問」帶出豪情、收束全詩，又更顯其剛毅不屈、壯烈成仁之志。

⁵⁰ 宋·周必大：〈資政殿大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第49冊，《周益公文集》卷61（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頁14-15。

⁵¹ 同註49，頁15。

然而，范成大最後竟能全身而退，於早朝的五天后離開會同館，實屬大幸。如前所述，在準備出使金國之時，他已經安排好身後事，做好犧牲的準備。使金詩的創作，不僅只是沿途所見的觀察與心情記錄，彷彿也是他的離世遺言（若成功脫身則為此行心情的紀念）。選擇以〈會同館〉一詩作為詩集末篇，乃是「用抒情性的筆調表白自己在這裡完成任務時的堅定決心」。⁵² 而在〈會同館〉一詩以後，直至返程渡淮期間，他沒有任何作詩的記錄。或是未再作詩，或是無意將詩作收編，無論是哪種可能，都顯示他有意以此詩之情懷、意境，作為他出使金國任務之總結。

六、結語

將范成大的使金路程分作四階段以觀察其情緒、心態、觀感變化，是一個新的嘗試。而綜合各節所見，實更能深入理解范成大作為孤臣／使臣的複雜心境，此嘗試應有其可取之處。他的心情隨著出使沿途觀察所得而變化起伏：時而慷慨，時而悲憤，時而焦慮，時而哀怨，甚至是看似堅毅不拔的抗戰意志，也出現動搖的痕跡。隨著玉節經行之虜障愈深，他恢復河山的壯志與自信心不斷受衝擊：渡淮之時，是自信滿滿的「龍舟早晚定疏川」；過東京時，已改為叫囂喊口號的「他年若作清宮使」；在邯鄲道上更浮現「不夢封侯夢石湖」回歸田園之心；抵達燕京，則是「他日楚人能一炬」那種近似寄望未來的空話或詛咒，信心明顯趨弱。這種幽微的心理變化，實已深化范成大對南宋朝廷的忠愛，激發出更多的悲憤哀思、憐惜情意。初見故土遺跡與遺民所激起的歷史感與故國淪喪之悲憤與恥辱感，進一步激發其民族創傷感。如此纖細的歷史意識與民族創傷感，為其使金詩文的寫作建構出弔古的想像空間與追悼情懷，起了關鍵的催化作用。

⁵² 同註 12，頁 47。

對彼此國情的了解愈深，心靈負擔的壓力愈重。雖不願承認，范成大已逐步意識到宋室恢復中原的重重障礙。他見識過金國的國力、女真人的殘暴與破壞力，見證過前朝的敗亡與荒廢，都讓他如若再次經歷國破家亡之痛，徹底粉碎他對故京的美好想像的同時，又讓他覺察到漢文化的消退與失落。這些打擊讓他無法在短時間內作出更加積極奮上的回應，提出針對性的復國良策。畢竟這樣的要求對於一心為國的范成大而言，仍是過於苛刻的。從他勇於犧牲自我、堅持完成任務的堅毅不屈、克服畏懼的英勇節操來說，不僅是偉大且可敬的，更是常人難為的崇高境界。這趟使金的經歷，對范成大本身而言，極具成長意義，一方面他成功完成使命，清楚表達更定受書禮的要求，試探金國的態度，更能平安歸國。另一方面，他因此而能切實的體會到深入敵國的不安、屈辱、自豪、自傷等種種情緒變化，充分的意識到宋金國力的差距，讓他在往後的日子，將深植於心中的家國愴恨化為積極的力量，戮力偃武修文，提升南宋邊陲捍防。至於對千年以後的吾輩而言，其中最動人且值得引人深思的，實在於范成大不撓、不拔、不屈、無畏的精神與氣節。

附錄

表：范成大使金路程的四個階段與撰作詩篇

行程階段	詩篇	篇數
渡淮往汴梁	渡淮、汴河、虞姬墓、宿州、雷萬春墓、雙廟、睢水、伊尹墓、留侯廟、西瓜園	10
停駐汴梁	宜春苑、京城、護龍河、福勝閣、相國寺、州橋、宣德樓、市街、金水河、壺春堂	10
離開汴梁至安肅 北門出塞路	漸水、李固渡、天成橋、舊滑州、扁鵲墓、姜里城、文王廟、相州、秦樓、翠樓、講武城、七十二塚、趙故城、邯鄲道、藺相如墓、邯鄲驛、叢臺、臨洺鎮、邢臺驛、柳公亭、內丘梨園、大寧河、柏鄉、唐山、光武廟、趙州石橋、柏林院、樂城、呼沱河、真定舞、東坡祠堂、松醪、望都、安肅軍、出塞路	35
行經白溝至燕京	白溝、太行、固城、范陽驛、定興、清遠店、琉璃河、灰洞、良鄉、盧溝、燕賓館、橙綱、蹋鴟巾、耶律侍郎、龍津橋、燕宮、會同館	17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2002年。
- 宋·葉夢得撰，宋·宇文紹奕考異：《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宋·孟元老，伊水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宋·周輝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誌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宋·范成大撰，富壽蓀標校：《范石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宋·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范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宋·周必大：《宋集珍本叢刊·周益公文集》，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
- 宋·楊萬里撰，辛更汝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宋·樓鑰撰，顧大朋點校：《樓鑰集·北行日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 宋·岳珂著，吳企明點校：《桯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宋·佚名：《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北京：北京圖書館，2007年。
- 宋·王應麟：《玉海》，清乾隆三年補刊本。
-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6年。

二、近人論著

于北山：《范成大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于英利：〈論范成大的使金詩〉，《語文學刊》2008年第10期，2008年，頁75-77。

孔凡禮：《范成大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

王欣：《論宋金和戰背景下的范成大使金詩》，汕頭：汕頭大學碩士論文，陳占山教授指導，2010年。

王麗萍：《范成大使金文學研究》，成都：四川師範大學碩士論文，王駿翬教授指導，2011年。

吳海濤：〈北宋時期汴河的歷史作用及其治理〉，《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2003年5月，頁101-105。

李自豪：《南宋使金詩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王德明教授指導，2008年。

周汝昌選注：《范成大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

胡傳志：〈論南宋使金文人的創作〉，《文學遺產》2003年第5期，2003年，頁72-83。

張代親：《南宋范成大使金研究》，臺北：東吳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蔣武雄教授指導，2012年。

張高評：〈南宋使金詩與邊塞詩之轉折〉，《第二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395-443。

張榮東：〈宋人使金詩考〉，《北方論叢》2006年第4期（總198期），2006年，頁31-34。

張鳴編：《宋代都市文化與文學風景》，北京：北京語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曹家齊：《宋史研究叢稿》，臺北：新文豐，2006年。

景宏業：〈范成大出使金國所作詩藝術蠡測〉，《晉陽學刊》1997年第6期，1997年，頁47-50。

湛之編：《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黃奕珍：〈范成大使金絕句中以「時間之對比」形塑「蠻荒北地」的修辭策略〉，《臺大中文學報》第17期，2002年，頁161-184。

溫斌：〈《北征》一曲嘆陸沉，文化交匯有餘情〉，《陰山學刊》第24卷第6期，2011年12月，頁69-73。

董碧娜：《宋使臣出使詩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劉鋒燾教授指導，2007年。

熊伯履編著：《相國寺考》，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趙永春：〈范成大與《攬轡錄》〉，《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期，1987年，頁91-95。

韓進康：〈玉節經行虜障深——讀范成大題詠河北風物的一組詩〉，《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1985年，頁37-44。

（日）大西陽子著，張采民譯：〈范成大紀行詩與紀行文的關係〉，《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期，1992年，頁44-50。

（日）內山精也著，朱剛譯：〈長淮詩境（南宋篇）——愛國、憂國的意識形態〉，《東華漢學》第17期，2013年6月，頁105-136。

（英）杰拉德·德蘭迪、恩靳·伊辛主編，李霞、李恭忠譯：《歷史社會學手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